

美国陆军正加快建设安全部队援助旅,打造专业化军事顾问团队——

美海外军事行动有了专职“导师队伍”

■陈航辉 朱小宁 万国强

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陆军正加快推进安全部队援助旅建设,以尽快替代部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旅战斗队,训练和指导当地军警部队。安全部队援助旅是美国陆军为执行外军训练与指导任务组建的一支新型作战力量,实质是一支专业化的军事顾问团队,扮演“导师”角色。根据计划,美国陆军将组建6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其中首个旅已于今年3月部署到阿富汗。

角色错位

此前甚至让直升机飞行员讲授执法行动

两场反恐战争后,美军面临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国安全部队的艰巨任务。其中,陆军负责训练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府军和警察部队,美军特种部队负责训练特种力量。过去几年,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异军突起,美国陆军高层认识到让常规部队承担外军训练与指导任务是严重的角色错位。

一是不专业,训练效果令人失望。美军常规部队的编制、训练和装备是为开展全频谱行动设计,与外军训练与指导任务要求截然不同。作为该任务的骨干力量,陆军国民警卫队的许多成员是刚刚转入现役的预备役军官,执行任务前只有3周准备时间,因此不得不现学现用。2017年10月,阿富汗重建工作特别检察长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阿富汗警察部队之所以无能,部分原因是美军派出的教官专业不对口,如让陆军直升机飞行员讲授执法行动,有的军官甚至“通过观看《真人秀:美国警察》这样的电视节目学习授课内容”。

二是不合理,拉低了陆军主战力量整体战备水平。旅战斗队是美国陆军主战力量,过去10多年一直被用于执行外军训练与指导任务。受领任务后,旅战斗队通常抽调主要指挥与参谋人员前往战区执行任务,驻守本土的主体力量“群龙无首”,导致部队战备水平下滑。2017年,美国陆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部署了3个旅战斗队执行训练与指导任务。按照现行陆军兵力轮换模式,这意味着同一时间段会有9个旅战斗队的战备训练受到影响,占陆军主战力量的15%,这还不包括在其他战区执行同类任务的旅战斗队。

深度嵌入

将伴随友军开展武装巡逻、车队护送、突袭战斗等行动

作为美国陆军对外安全合作的常设部队,安全部队援助旅主要担负三大任务。

一是提供专业化训练。此前,美军顾问是从各部队抽调而来,没有经过标准化培训,训练外军部队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安全部队援助旅的所有官兵必须经过军事顾问培训学院的系统培训,内容包括外语、跨文化交流、外军武器操作等,因此能够更加专业地开展训练活动。此外,与其他部队一年一换岗不同,安全部队援助旅官兵的任期是3年,便于官兵深耕业务,积累经验。

二是提供战术性指导。美军打击“伊斯兰国”的经验表明,在分层次提供高质量战术指导是美军顾问发挥“力量倍增器”作用的关键。此前,旅战斗队只向阿政府军旅以上指挥官派出美军顾问,既无法掌握一线战况,也不能影响战时决策,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新部署的安全部队援助旅将向阿政府军营级部队嵌入美军顾问,通过利用美军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提出兵力运用建议,将美军的情报优势转化为阿政府军的行动优势。目前,首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已部署到阿富汗境内各前哨基地,准备参与即将展开的春季攻势。

三是提供伴随性支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为了减少伤亡,美军顾问通常在后方大型基地内向友军提供训练和指导。在摩苏尔战役中,美军发现只有伴随伊拉克前线部队行动,才能更好地协调伊军与联军的行动。为此,新组建的安全部队援助旅将伴随友军开展武装巡逻、车队护送、突袭战斗等行动,提供现场支援。去年10月,首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官兵在本宁堡的克拉克模拟中心实景演练了伴随行动的战术和程序。

隐忧犹存

遭遇伏击、突袭、火力误伤的可能性大增

由于得到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

的力捧,自去年2月建设方案公布以来,安全部队援助旅的组建工作“一路绿灯”。不过,安全部队援助旅要想走得长远,需跨越两道难关。

其一,训练时间短,行动能力有待检验。“编队人员-开展训练-形成战斗力”是军事力量建设的一个完整流程,任何一个环节“偷工减料”都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根据2017年初的建设规划,首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在当年10月组建,训练1年后用于部署,所有6个旅在2022年组建完毕。2017年夏,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米莱突然下令加快建设进度,要求首个旅在5个月内完成训练,到2019年底建成5个旅。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违背了战斗力生成的客观规律,不禁让人对安全部队援助旅的行动能力打上问号。

其二,作战风险大,可能面临政治干预。为了提振士气并加强防护,美国陆军为安全部队援助旅配发了新型战术背心、模块化头盔、M17手枪等先进装备,同时加强了空中侦察、炮火支援和医疗后送能力。虽然如此,嵌入式编配和伴随行动意味着更多美军顾问将部署到作战一线,遭遇伏击、突袭、火力误伤的可能性大增,而这很可能激起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从而使国防部和军方承受重压。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系海外行动教研室)



左图:美国陆军首个安全部队援助旅举行成立仪式。

下图:美国陆军首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官兵在本宁堡基地进行训练。图片来源:东方IC

美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正在“迭代优化”

■陈航辉 丁劭

军眼观察

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是冷战后大国军事竞争的焦点。从上世纪90年代率先启动建设数字化部队,到新世纪以来的模块化部队建设,再到近年来组建网络电磁部队,美军建设新型作战力量的脚步从未停歇。组建安全部队援助旅,是美国陆军未来5年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方面的重要举措,将大大提高其海外军事行动能力,同时也为人们了解新型作战力量究竟怎么建打开了一扇窗。

新型作战力量是什么?传统观点认为,新型作战力量是指以新技术为支撑,以新能力为标志的作战力量。甚至有人认为,新型作战力量就是装备高新技术兵器的作战力量。但是,战斗力是由人、武器、作战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新型作战力量的衡量指标不仅包括新技术,而且涉及编制和新概念。从本质上讲,“能否满足新的作战需求”和“能否形成非对称优势”才是衡量新型作战力量的核心指标。

之所以强力组建安全部队援助旅,原因在于美国陆军高层算过一笔账:组建一个500多人的安全部队援助旅,可以“解放”一个4500人的旅战斗队;组建6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就可以让陆军58个旅战斗队专注核心作战能力建设,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安全部队援助旅可显著提高友军训练与指导的效果,更好地培育友军战斗力,进而大大缓解美军的作战部署压力。此外,组建安全部队援助旅还可产生巨大的成本效益。据统计,2001至2016年美军在阿富汗投入700亿美元训练和装备阿富汗安全部队,假设美军依靠自身力量与塔利班交战,一年开支就超过700亿美元。

新型作战力量怎么建?新组建的安全部队援助旅具有三大特色。一是编制设计灵活可塑。安全部队援助旅的编制结构参照步兵或装甲旅战斗队设计而成,参谋机构编成完全一致,官兵军衔分别在上尉和中士以上。其意图是,一旦形势需要,陆军可迅速将6个安全部队援助旅扩编为步兵或装甲旅战斗队,进而满足常规作战的兵力需求。二是组建方式强调“迭代优化”。安全部队援助旅的编制、训练和装备并非固定不变,组建每个旅的经验教训将运用到下一个旅的组建工作中。例如,今年1月,即首个安全部队援助旅建成前1个月,陆军启动了第2个旅的组建工作,目的就是吸收借鉴前期经验教训,持续优化工作安排。三是装备配备瞄准任务要求。为了适应美军顾问嵌入式分散部署的新模式,陆军为安全部队援助旅优先配备了新型战术背心、模块化头盔和医疗用具,特别是加强了卫星电话、嵌入式通信耳罩、改进型多频道跨组无线电设备等通信器材。

新型作战力量怎么训?“像打仗一样练兵”是美军开展军事训练的核心原则。尽管首个安全部队援助旅的训练时间大大缩短,但训练的实战味没有变淡。一方面,依据任务需求确定训练内容。根据外军训练与指导任务的特殊性质,将语言培训、沟通技巧、跨文化交流、外军武器操作作为必修内容,重点突出语言文化培训。同时,考虑到阿富汗境内反恐、反暴乱作战的特点,重点训练了战场通信、车队护送、反伏击、医疗后送等课目。另一方面,按照实战要求开展模拟训练。去年10月开训初期,在本宁堡的克拉克模拟中心依托模拟器材组织了高强度的近距战术训练;今年1月临部署前,又在波克堡的联合战备训练中心组织了实景演练,完整再现了可能的作战场景,让官兵提前体验实战氛围。

卧榻之侧的“大博弈”

■郑蜀炎

1874年,自嘲是“大清国”“裨厘匠”的李鸿章上了一道奏折,提出“守疆土、保和局”的外交策略,其中不乏“日本则近在户牖,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之灼见,但论及西方列强却一言蔽之:“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

拿破仑的一段“名言”显然中堂大人未曾听闻——“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找,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来自东方。”

征伐就是盛名,占领就是荣誉。尽管拿破仑已经囚禁在大洋孤岛上,但扩张与殖民野心更有甚之的英俄两国,在取得欧洲战场胜利后,立马剑指东方,在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亚欧大陆腹地展开了近百年的“大博弈”。

“大博弈”这个词是一个叫亚瑟·康诺利的英军大尉发明的,这倒是颇能体现公学出身的贵族军官的“潇洒”——把战争视为游戏场上的竞赛,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主人与民族的命运,仅仅是游戏中受人摆布的棋子罢了。

“角斗场”大致位于今日的中亚五国和阿富汗,这里气候干旱且温差极大,绵延于褶皱山谷和高耸山脉间的地形异常险峻,大部分属于极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和开发能力,称之为不毛之地并不为过。加之随着各类新航路的兴起,原本经由此地的欧亚贸易路线

已经日渐衰落,这片土地几乎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不说别人,就连当时的俄国财政部、外交部都以财政不堪重负为由反对投入军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停止无利益的疆土开拓,放弃所费不赀又无利可图的殖民地。

然而,荒凉与价值,不同的眼光有不同的判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将这一地区喻为世界文明接触的两个“交通环岛”之一;地理学家则将其视为印度、俄国和中国三个大国交汇处的地缘关键点;在扩张者眼里,它则是侵入富庶南亚的必经通道,是“印度的锁钥”。而怒目对峙、颀颀许久的“英国鲸”与“俄国熊”正处于扩张的冲动期,对攻城略地有着狂热追逐,彼此又保持着高度戒备心,面对这块尚未被瓜分的土地,焉能不垂涎三尺。

“掰手腕”的双方都非善茬。英国既是海洋霸主,又号称日不落帝国——地球上24个时区的土地上都有英军驻扎。东印度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南亚次大陆有着绵延千余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中亚有如门户,岂容他人染指窥视。

至于俄国,其地图上中亚的一端,居然没有绘制边界。按照沙皇的敕令:“双头鹰旗一旦在哪里升起就永远不会降下来”,据说他们向来是侵略的铁蹄践踏到了什么地方,政府再来追认补画版图。

回疆逐鹿必然大动干戈,俄英间的缓冲区在飞速萎缩,几十年间,从上千英里变为数十甚至数英里。其间充满了阴谋与欺诈、鲜血与厮杀,反正不是自己的国土和子民,尽可放开手脚打它个乱七八糟。

20世纪初,随着德、日帝国的快速崛起以及本国国内矛盾的尖锐,英俄两国不得不进行战略回防,“大博弈”走向终结。可是,血腥腥风留下的累累伤痕和制造的重重矛盾,百年之后也难以消弭。

博弈之斧刃已临颈,扩张之铁蹄在狂踏。中亚“大博弈”之下,大清又焉能幸免——在高原,英国人签订了枪口下的《拉萨条约》;在渤海,俄国人的军舰径直开进旅顺口,“租借”港口及附近水面;在云南,英国以传教士为前导,军队殿后侵入滇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中国有名的古训,可那些“只知朝廷,不知国家”的权臣皇亲们却仍沉溺于朱门之酒肉、宫廷之扰攘。他们应对列强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块块的疆土割让,一船船的银子赔偿。百年之间,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签署了近千份。

时至今日,或许有人还想上演相似的戏码。但是,历史却永远不会重演,中国再也不会成为他人博弈的筹码。

兵史地志

美军武力干涉+恐怖势力活跃

阿富汗安全面临“叠加型压力”

■刘林智

171,1018,分别是阿富汗3月份发生的袭击次数和造成的死亡人数。

众所周知,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严峻,但这样的数字仍不免让人感到震惊。显然,阿富汗通往和平之路依然坎坷。而这背后,是阿安全形势面临的“叠加型压力”。

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首先与美国的武力干涉脱不了干系。去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对阿富汗新战略,表明美国不会从阿富汗撤军,反而要增兵,继续“为胜利而战”,不再寻求国家重建,而是“杀掉恐怖分子”。然而,事实上,正是美国黠武短视的干涉政策、多重标准的反恐选择、唯我独尊的傲慢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局势的恶化。而特朗普的阿富汗新战略,显然不能给阿富汗带来新局面,在《华尔街日报》看来甚至是“给持续多年的阿富汗战争火上浇油”。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境内发展活跃,也是造成阿安全形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接连失利,该组织成员转而向阿境内渗透,试图将阿富汗打造为新的活动中心。目前,该组织已控制了阿北部朱兹詹省、东部楠格哈尔省的多个地区。其中,由于楠格哈尔省临近首都喀布尔,“伊斯兰国”成员能够较为便利地进出喀布尔,其恐怖活动更加难以防范。3月21日,“伊斯兰国”在喀布尔制造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近百人死伤。

此外,作为阿富汗老问题的塔利班

组织的活跃,也使得阿局势持续恶化。虽然阿政府军和美军在过去几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摧毁了该组织大批有生力量,但并未伤其根本,凭借一些部落的有力支持和强大的社会网络,塔利班的“组织活性”并没有实质性下降,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扩大了影响力。目前,该组织不仅实际控制着阿境内大片领土,还不断在阿国内各地制造恐怖袭击,造成阿士兵、警员和平民大量伤亡,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亦死于其手。而且,塔利班和“伊斯兰国”都与阿政府为敌,其对抗阿政府和美军的活动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合力”,从而使阿安全形势面临的压力陡增。

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局势日前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阿总统加尼2月底表示,有意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治党派,阿政府愿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其展开和谈。有分析认为,加尼的表态释放了与塔利班缓和关系的强烈信号,阿政府未来如能在与塔利班的和谈中取得实质成果,将成为“喀布尔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为阿富汗实现和平带来一丝曙光。

但要知道,化冰解困非一日之功。阿富汗通往和平的道路依然充满坎坷,让积怨已深的各方在短期内化解重重矛盾并不现实。要真正实现阿富汗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继续有力打击恐怖势力,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继续加大对阿和平重建帮扶力度,助阿各派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彼此分歧。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英阿战争

战史钩沉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牢固确立了“举世无双的世界霸权”地位,俄国也在欧洲封建复辟的逆流中爬上了欧洲霸主的宝座。已经占领了印度的英国,急于向中亚地区渗透势力,俄国则企图南下印度洋,实现世界霸权之梦。

两国在阿富汗迎头相撞。三次英阿战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1838年12月,英军中将约翰·基恩指挥的印度军团离开旁遮普,进逼当时已经倒向俄国的阿富汗,揭开了第一次英阿战争的序幕。英军几乎未遇抵抗便于次年8月占领阿富汗。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陷于绝境,撤退途中不断遭到截击,几乎全军覆没。1842年,英军集结力量卷土重来,再度占领喀布尔,对民众进行血腥报复,之后便撤出阿富汗。

1878年,即俄土战争落幕的同一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阿富汗向俄国求援遭拒,于1879年5月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阿富汗的对外关系从此由英国控制。

1919年,阿曼努拉继任阿富汗国王,要求英国承认阿富汗的独立。是年5月,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阿富汗军队在大部分战线上取得胜利。由于当时印度境内爆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急于结束战争,于是与阿富汗缔结停战协定,正式承认阿富汗独立。

(刘玉合、易明疆辑)